

折翮歎羅什—緬懷印順導師

劉嘉誠

自印順導師示寂以來，轉眼已屆滿兩年有餘。記得導師捨報當天上午，筆者正在書房翻閱新版《成佛之道偈頌科判表》，看到書中導師於花蓮慈濟靜思精舍靜養的慈祥近照，心中油生思慕與祝禱之情。詎料當天下午即接獲導師已於是日上午十時許安詳捨報的消息，一代佛學泰斗、人間佛教導師溘然長逝，內心之震撼與不捨無以復加。回想當天上午方才瞻仰導師法相，推算時間彼時約莫是導師辭世之時，其巧合真是不可思議，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。

我和導師曾經有過三次見面機緣。第一次是在民國 83 年 11 月於臺北普濟寺，蒙昭慧法師引薦，得以謁見導師，席間我敬持剛改版的導師自述《平凡的一生》一書恭請導師簽名留念，只見導師在書前空白頁謹慎地一筆一劃寫下「嘉誠居士」四個大字，然後於次行底下簽署了小小的「印順」二字及年月日，導師的謙虛與涵養由此可見一斑。第二次及第三次則分別於民國 87 年 1 月及 88 年 4 月偕同友人陳國賓兄前往臺中華雨精舍拜謁導師，兩次見面均能單獨向導師請教佛學問題，獲益良多。在印象中，我向導師請益的問題主要可歸納為如下幾點：

（一）那時我剛就讀博士班一年級，對於未來的論文研究計畫我請教導師有無可能針對羅睺羅跋陀羅（Rahulabhadra）到僧護（Savgharakṣita）之間中衰百餘年的中觀學做相關研究，導師答以這期間中觀學確有中衰百餘年，缺少相關傳承事跡、著作或文獻可供查考，因此我就打消以此作為研究計畫的念頭。

（二）關於所知障的問題，導師指出所知障即是煩惱習氣，在《阿含經》只稱習氣，尚無所知障之名稱，《阿含經》說阿羅漢只斷盡煩惱，未斷習氣，譬如得道老僧罵人，就是未斷過去養成的習性。

（三）有關慧解脫阿羅漢是否不修禪定即能得解脫的問題，導師指出慧解脫阿羅漢即使不修四禪八定，並不代表沒有定力，只要修成未到定，透過慧解仍可了脫生死。關於

未到定，導師比喻說，就像某人欲入城，已到達城市與市郊交界，非常接近城市而尚未入城。同理，未到定即是非常接近初禪而尚未入初禪的定境。

（四）關於我空與法空的問題，導師指出唯識宗認為小乘只證我空，大乘才證法空，但中觀派月稱認為三乘同證法空，其所證法空只有量的差別而沒有本質上的不同，譬如容器之大小、形狀等縱有不同，但虛空遍及一切容器，容器中的虛空只有量的差別而無質的不同。

（五）關於在家或出家修行的問題，導師指出佛法是善巧的，重點不在於在家或出家，而在於是否如法修行，若能精進修行，依經中所說在家亦可修到三果阿那含。

除了和導師曾經有過上述三次見面機緣外，筆者曾應本刊之邀撰寫過三篇與導師有關的文章。第一次是為導師 93 嵩壽紀念專輯而撰寫的〈印順導師所弘傳的空—以《空之探究》一書為中心〉（《法光》第 102 期,87 年 3 月），第二次是為紀念導師 95 嵩壽而撰寫的〈我看印順導師的學風〉（《法光》第 127 期,89 年 4 月），第三次是導師圓寂後為追思導師而撰寫的〈印順導師與月稱論師思想的契應〉（《法光》第 189 期,94 年 6 月）。

導師生前曾於掩關遙寄諸方偈中，以「時難懷親依，折翮歎羅什」來隱喻自己有感於所處的時代與環境，在內修與外弘的矛盾中選擇了掩關內修，以表明從孤獨感中超脫出來的心境。反觀筆者在學佛的過程中曾受益於導師著作的啟發甚多，然而自省多年來於佛教學界，在外弘上固不足以為人師，在內修上更精勤闕如而徒增汗顏而已。「哲人尚不遠，典型在夙昔」，在緬懷導師的同時，謹以此自勉，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從內修外弘皆一無所成中超脫出來。